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Marxist Studies


通向《资本论》之路:前《资本论》时期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索轨迹及分析

——以MEGA²为基础的解读

THE ROAD TOWARDS CAPITAL, ON THE TRACK OF
MARX'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ad MEGA²

—
魏小萍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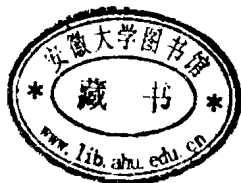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Marxist Studies

通向《资本论》之路:前《资本论》时期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索轨迹及分析

——以MEGA²为基础的解读

THE ROAD TOWARDS CAPITAL, ON THE TRACK OF
MARX'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ad MEGA²

魏小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资本论》之路：前《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索轨迹及分析——以MEGA²为基础的解读/魏小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ISBN 978 - 7 - 5161 - 1976 - 1

I. ①通… II. ①魏… III. 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研究
IV. ①A811. 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064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325千字
定价 5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启动以来，以其所提供文本、文献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客观性和过程性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虽然到目前为止，该版本已出版的卷次与计划出版的卷次（114 卷）比较起来刚刚过半，但是这些已经出版的卷次和正在编辑出版的卷次，已经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且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发端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源头上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认识。

20 世纪末，MEGA² 通过两个途径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一是随着 MEGA² 的陆续出版，中央编译局根据已经出版的 MEGA² 版本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和未出版的文献资料重新校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陆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虽然截至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部分卷次仍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这些最新版本向读者呈现的信息，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面是非常广泛的。其二是来自 MEGA² 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编辑出版的卷次、手稿文献和国外相应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随着近几年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国外专家学者的来访、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另一方面是大量国外文献资料被翻译进来，使得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 MEGA² 的最新编辑动态、国外研究最新进展有着较为直接的了解和迅速的反应。

东欧剧变的发生，使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块状分割，以其僵化和教条的特征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而且，由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经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得到解读、传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不仅在西方世界的学界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那里更

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20世纪早、中期就已经在西方学界出现了不同于苏联解读模式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研究态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20世纪末,随着东欧的剧变,西方学界再次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研究趋势,这一趋势伴随着MEGA²的编辑出版,体现了人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基础对其思想进行有机、统一地再认识的迫切要求,这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新的呼声,这一呼声也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回到马克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一种递进关系,其一是从苏联教科书模式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回归,这体现在人们重读经典著作的热情之中;其二是伴随着MEGA²的编辑出版,从翻译版本向原文本及其辅助材料的深入,这体现在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追捧热情之中。

人们的这一追捧热情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一,奠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合作的产物,只有历史考证版提供的原文献,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展现这一合作过程,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文本研究价值,而且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也只有MEGA²提供的著作版、马克思手稿版和恩格斯编辑版才能够向人们呈现马克思的写作与恩格斯编辑版本之间的关系;其二,呈现在MEGA²第IV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笔记、摘要,等等,对于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变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其三,基本思想的解读往往有赖于基本概念,而对基本而又重要的概念和术语,一词多译、多词同译的情况无论对于哪种语言的翻译来说,都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对于一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选择权,只有通过阅读原文本的阅读才能掌握在读者自己手中。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MEGA²所提供的原始文本、文献资料引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极大兴趣,依据可靠的文本、文献资料,准确、客观、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有力的呼声。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打

出了“回到马克思”的旗号，并且尝试着进行 MEGA² 文献、文本的研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工作没有在原文本的角度上继续展开。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A 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² 研究》作为国内第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在诸多学者的期盼中产生了。

我们的课题自 2002 年 6 月立项至 2011 年 12 月结项，历经了十年的过程。作为国内第一个以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我们的经历有点儿类似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历史考证版从零开始的探索过程，再加上语言的掣肘，我们这十年走得很辛苦。

根据研究团队的具体情况，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形成和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至 MEGA² 版在中国的传播史。

从 MEGA 的形成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对 MEGA¹ 和 MEGA² 的编辑史、MEGA² 的基本情况包括编辑准则的介绍，尤其是对 MEGA² 第Ⅲ部分收录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的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对第Ⅳ部分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记和摘录目录的说明。我们认为，第Ⅲ部分的内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第Ⅳ部分的内容对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研究经历与其思想发展源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关于 MEGA² 基本情况的介绍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历史考证版有基本的了解。我们也刚刚获悉，中央编译局即将对 MEGA² 第Ⅳ部分的内容进行 10 卷本的编辑出版，我们期待着这一珍贵史料的面世。

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文本、经典著作在中国自 20 世纪初至 21 世纪初这百年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包括最早的片段介绍、翻译，一些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经典著作的“选集”、“文集”、“全集”的进展，并且借助 MEGA² 提供的基础性资料，对一些重要概念、术语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的变更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二个方面主要以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 MEGA² 资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内容、文本进行专题性研究。这部分包括从几个重要文

本来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发展的历程、马克思的国家观、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在时代境遇下的辨析及结合近几年中国的文本研究现状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等内容。这一部分还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创作史研究,从《共产党宣言》与其早先几种相关文本的关系中来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历程。由于MEGA²中收录《共产党宣言》的卷次至今没有出版,该部分对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是以德文版为基础进行的。

第三个方面以MEGA²第Ⅱ部分为阅读对象,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马克思在6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由哲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变的过程,关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的批判和研究思路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核心思路的形成及其发展线索。通过对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基本思路形成历程的分析,比较清晰地再现了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尽可能真实地展现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也同时展现了经济关系史的发展逻辑。

围绕着这三个方面,我们就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内容、某一个专题还相继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将这些讨论集册出版。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历程伴随着国内对历史考证版关注度的增长,同时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已经开始为国外同行所重视、所关注。国内外MEGA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局面。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研究成果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而国内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介绍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主要还是借助英文的渠道;这与国外大量的资料、信息、研究成果向国内输入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对等的局面,除了我们的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的中文水平与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不相称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得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传国外。国外学者要达到翻译中国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中文水平,从比较普遍的角度来说,至少还要历经十年的积累和磨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学术成果双向交流的外流通道。

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国内在历史考证版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象征着一个好的开端,尊重历史、尊重文本、尊重学术规范、尊重客观事

实、尊重科学的精神得到弘扬，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模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体系中解脱出来，以更加准确、客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文献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精神，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源头上在准确地认识、解读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梳理，从而发挥其帮助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困境和危机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MEGA² 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客观和富有现实感的领域。

国内 MEGA² 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日益壮大的局面，而且这一研究还受到国内学术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自 2002 年我们的课题立项以来，2010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批准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 MEGA）研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5—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先后批准了多项以 MEGA² 为专题的重点研究项目、一般研究项目和青年研究项目。

一方面这些新课题的立项预示着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壮大的学术领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有一些年轻学者甚至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这一研究工作而正在积聚着外语的能量，当这些后继的具有良好的外语条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素养的年轻学者能够继续拓展 MEGA² 的研究工作时，我们相信，这一研究工作将进一步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在此基础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MEGA² 所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依据于这些文献资料的研究和解读，对于已经习惯传统解读模式的人们来说，在思想上会形成一个冲击，由此产生两种具有反差性的心理反应：或者是对 MEGA² 的研究奢望过高，希望 MEGA² 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克服苏联解读模式一切弊端的马克思，进而夸大 MEGA² 的魅力，将其神秘化、神圣化，由此引发对 MEGA² 的盲目崇拜心理，甚至不切实际地期待 MEGA² 研究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完美无瑕的、能够抵御一切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种种诘难的马克思；或者是由于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定式而为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新解读的不确定性、新呈现的文献资料的复杂性所困扰，尤其当 MEGA² 资料所呈现的马克思，在一些方

面也会像常人一样其思想有着客观来源、并且在一些问题上也会产生困惑、犹豫、反复，甚至出错时，尤其是当在传统上被视为一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文本资料中体现出差异时，一些习惯于传统解读模式的人在心理上感到难以接受。

这两种态度与 MEGA² 编辑出版和研究精神所追求的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是不相容的，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强调，MEGA² 的基本特征是呈现原文本、原创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资料、通信等能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借助 MEGA² 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点不可忽视，但是对 MEGA² 加以无限拔高或者使其神秘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MEGA² 编辑原则所追求的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真地对待人类思想宝库——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精神，无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精神是否能够、或者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MEGA² 的编辑出版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已经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中展现了其独一无二的资源价值、理论视野和现实意义。

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强调：首先，历史考证版研究并不是也不可能否定或者取代一百多年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积淀了一百多年以来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心血、智慧，饱含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结晶。人们为这一实践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增长起来的智慧，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绝不是文本研究本身可以替代的。

历史考证版研究的意义只是在于，借助 MEGA² 提供的更加客观、准确的文献资料，结合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理论在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出更加深入、具体、客观的研究；其次，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非非 MEGA 不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即使从国际范围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本土语言的翻译文本是最便捷、最有效率、最大众化的研究资源，从而也是最基本的阅读资料。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无论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都是在译者们精心翻译、审核、遇到难点集体讨论、专家把关等一系列严格程序下完成的，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翻译版本。

最后，我们要向在本课题立项过程中提出创意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李

德顺研究员、李鹏程研究员、吴元梁研究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这一道充满活力的新的靓丽风景线；向在本课题执行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大关注和帮助的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谢地坤研究员等诸位领导、研究人员、图书资料管理员、科研处等有关部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难以顺利地走过这艰辛的十年；向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科研局的韦莉莉老师表达我们真心的感激之情，没有她的支持和宽容，这一切都无从说起；向在课题的结项过程中认真审读我们的资料并对我们提出中肯评价和宝贵建议的李景源研究员、庄福龄教授、梁树发教授、李鹏程教授、王东教授表达我们未尽的谢意，他们的批评、建议会在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同样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和远方的荷兰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致以谢意，该研究所在数十年的时间中搜集和保存了多达70%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原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第二版，不同语言文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文选集”、“单行本”等以及完备的研究杂志、史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荷兰科学院的协议项目为我们的课题组成员提供了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进行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阅读、研究和咨询专家学者的宝贵机遇，向中—荷合作项目的荷兰方负责人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米歇尔·克里特克（Michael. Kratke）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荷兰之行不可能付诸实施。

我们还要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晓芳老师的支持和辛勤付出表达我们的谢意，没有她的努力，我们的成果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读者从我们的致谢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一系列研究作品的面世，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背后是社会力量甚至国际社会力量的支撑。

这套书出版以后，我们期待着真诚的学术交流、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是苛刻的吹毛求疵，在此基础上开拓繁荣的学术研究局面、严谨的思想探讨氛围，共同肩负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理论思想资源。

魏小萍

2012年12月 北京

前 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自马克思去世以后，成为工人阶级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典，一再被人们阅读、解读。20世纪末的东欧剧变，伴随着人们的争论、质疑，其生命力不仅没有衰减，而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尤其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将更多西方学人的目光引向《资本论》。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情况也是这样。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及其《资本论》，正在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综观各类解读，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从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再认识、再研究。国外学者的解读往往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解读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背景可能就是学者自身所处的哲学背景了，这一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分析哲学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后现代哲学、后现代思潮等，有时兼而有之。正如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研究受着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规范那样，这或许就是解释学所谓的主体性固囿吧。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受着地域性文化局限的学术研究时代，正逐渐让位于建立在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上的学术研究时代，其基本特征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日益频繁，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是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局限于某一门具体学派的“教规（discipline）”，从其面向现实社会、面对现实问题的批判精神来说，追求认识现实社会本质的精神将超越于对任一具体学派“教规”的屈从。跨越不同学派的既有“教规”，并且同时对不同学科方法兼收并蓄，以满足人们对事物进行更加具体、准确、深入、科学的认识要

求,将是马克思理论研究规范化的基础。

一 马克思研究的方法论特点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与国民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宗旨,显然是不同的。后者的宗旨在于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论述、解释、论证,马克思的研究宗旨从一开始就是尝试着去认识形成剥削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去论证剩余价值形成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与政治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有所不同,马克思的研究出发点是批判现实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对现实社会进行解释、论证的国民经济学,或者说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国民经济学。前者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维度,后者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对前者的批判必然导向对前者进行论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这里就有一个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以现实社会为依托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更有一个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无论在国民经济学那里,还是在马克思这里,都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形成并且集中于英国,这是由英国当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所决定的,那么流行于英国的哲学思维方式,例如经验的、实证的思维方式,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直接的影响,而马克思深受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影响,这是方法论差异。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发展思路,就必须首先弄明白在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的这两个基本的差异,前者体现了马克思的批判态度,后者体现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二 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哲学、社会学视阈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批判,逐渐转向从政治经济学视域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没有发生变化,即揭示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为什么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走向其反面。与今天大部分左翼学者的认识方式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将分配公正的问题停留于分配原则、分配方案的领域,在马克思那里,这一问题始终

是社会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两者的关系用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来表达，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现象是平等、公正的，本质是剥削关系、异化关系。

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在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的同时，就已经将问题指向异化了的劳动关系。马克思将研究视阈从哲学、社会学、法学的领域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不是由于他的问题意识发生了变化，而是受到当时实证科学思维方式日益盛行的影响。马克思要对异化劳动的现象进行事实认定，以数学计算为基本手段的经济学理论是进行这一认定的最好工具。另外，这一转向与广义新历史观认识方式的形成不无关系，正如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所阐述的，从物质的社会关系和市民社会中，去认识法的关系、精神的现象，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批判，由哲学、社会学领域向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对批判的科学性理论论证。贯穿这一转向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一是异化劳动关系，这是用哲学语言表达的由一定生产关系导致的从劳动过程到劳动结果的异化现象；二是价值与价格的非同一性，即劳动力价格与其所创造的价值不相等，早期那被异化了的劳动在这里是通过这一不相等来论证的，即劳动力的价格小于其所创造的价值，这剩余的部分就是被资本家占有的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被异化了的劳动，这一功能是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完成的。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论证思路，第一个思路的形成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为背景，第二个思路形成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自1844年在巴黎手稿中初涉这一领域，接着有近10年时间的间隙，至19世纪50年代后期继续这一领域的研究，然后几乎耗尽毕生精力，留下了仍然没有完成的《资本论》手稿，这一漫长的、没有完成的研究历程说明了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要对一个哲学上的论断进行实证科学的求证，从社会科学的视阈来看，这样的求证过程是难以穷尽、难以尽善尽美的。以马克思这样严谨、认真、执著的性格来说，在有生之年没有对《资本论》画上一个句号，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笔者的观点。另一种解释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使马克思不得不再次面

对新的现实。这一解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所面对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吗？如果我们说，即使在今天，资本对利润（剩余劳动）的追求、占有和积累模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现象，那么所谓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就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显然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论断。

在政治经济学手稿的研究过程中，当马克思滞留于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时，他不断受到恩格斯的催促，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对社会现实进行抽象把握的哲学思考，要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自然科学的态度进行科学式的论证，这一论证往往是难以穷尽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为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不得不在一些地方将“问号”改为“句号”。

马克思本人在对涉及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时，常常将三言两语难以论证清楚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我们在循着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轨迹，对马克思的研究进行分析时，经常能够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现象。如果我们在当今时代的境遇下重新回顾这些在当初被马克思悬置的问题，会发现，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面对的棘手难题。

这使我们自然会想到对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本身的回答，在没有确凿的方法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人们为了规避无休无止的循环论争，或者对其采取悬置、或者对其采取回避、或者默认站在独断论的某一端，所谓独断论的态度不过是在不能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驳倒对方观点的情况下，一种否定对方观点、坚持自己观点的态度，一种以直觉主义为依据的立场。这样的情况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同样存在，不过，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在社会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中被搁置的一些问题，有些在条件成熟时是有可能被进一步认识的。

从这一角度来说，关注被马克思暂时搁置的问题，例如，哪些问题随着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展开被回答了，哪些问题马克思后来无暇顾及或在当时没有能够给予回答、而我们今天是有可能给予进一步回答的，哪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同样是我们阅读中关注和思考的对象。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看，那些在当时被马克思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今天随着历史的进程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遇见过。相反，有些问题由于难有明确的结论，或者难有改变的路径，今天被人们所回避，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

三 剩余价值理论是否已经被“证伪”

作为前言话语，这里不可能展开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或许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150年前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论，曾喧嚣一时地被人们宣称已经被推翻，然而时值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之际，国外各大报纸在纪念达尔文的文章中指出，进化论诞生150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们重新又不得不承认该理论的正确性。据此，我们能不能说，当时那些宣称已经推翻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就完全是胡说呢？当然不能！一般来说，宣称达尔文的理论已经被推翻的论断只是犯了一个以偏赅全的低级错误，例如用个别该理论不能加以解释的例子，或者被明显证明是错误论点的例子，甚至是一些方法的失效，来论证该理论的失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发现，同样能够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所借鉴，即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发展史，都伴随着其核心部分不断被否定、修正和创新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主动意义上的，也可能是被动意义上的，即发现和修改问题的过程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被别人加以揭示和批评以后才进行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核心部分，而剩余价值理论又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今天遭遇了与达尔文进化论同样的命运，只是情况远比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复杂。因为，除了个别例子、推论、计算公式确实存在着被证伪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地从不同方面列举和分析一下剩余价值理论所面临的挑战：

1. 产生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欧美国家，人文科学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左右翼阵营的划分，以政治上的强势及其强大的舆论造势为背景的右翼意识形态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市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无意识中受着意识形态氛围的熏染，这种效应体现在人们的思考和写作之中。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西方世界并没有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而有所削弱。

西方世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似乎能够体现这一问题：一方面，倾向于右翼的学者在宣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被证伪死亡之后，并没有影响左翼阵营学者的研究热情；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

考证版第二版 (MEGA²) 所呈现的马克思的客观的研究过程和科学研究态度, 激发出人们重新阅读、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热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课程的课堂总是爆满^①, 金融危机之后, 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分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纷争就一定会影响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美国, 除了正式的课堂上的教学与研究,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不同范围的学术团体中被自发地学习、研究。我们所知道的情况除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性学者组织, 还有纽约的布莱希特论坛, 新学院、纽约大学 (NYU 私立) 的青年学习组织等, 后者是自发的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团体,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资助和激励。显然, 那些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死亡的论断, 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2. 来自历史变迁的挑战

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线劳动力的减少与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在增加产品量和产品附加值中的作用, 以及第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现象使有些人误认为, 以第二产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失去了解释对象。其实, 这些现象虽然在后工业化时代尤为突出, 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体现, 但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 这一现象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存在着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思路, 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这些问题, 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试想, 如果人们只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进行教条式的理解, 只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和结论接受这一理念, 无暇顾及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发展过程, 那么, 该理论就会失去时代变迁境遇下的发展韧性和批判功能。

3. 产生于学术意义上的质疑

这一方面的质疑, 除了最为常见的价值概念与价格概念在逻辑形式上的统一性问题, 以及个别例子、推论、计算方式是值得商榷或者明显是错误的之外, 还存在着因我们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理解上的混乱而形成的困惑。这种现象有时产生于文本编辑、翻译问题, 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产生于对剩余价值理论教条式的僵化理解。

例如, 对于科学技术与体力劳动在创造剩余价值中的作用问题, 在马

^① 笔者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美国纽约新学院 (new school) 看到的是同样的情况。